

吉林省延边歌舞团——

来自现场的声音

## 拓展大舞台 做好传帮带

郑智文



## 核心阅读

建团77年来,延边歌舞团深深扎根于民间艺术土壤,创作出大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近年来,延边歌舞团在传承传统剧目的同时,有意识贴近现实、贴近时代,注重寻找观众的共情点。

2022年起,延边歌舞团将舞台拓展到线上,从传统民谣到非遗歌曲,他们以专业表演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艺术爱好者,单场直播观众最高达到了100万人次。

秋冬之际,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桃园村里,一场文化惠民演出点燃观众的激情。舞台搭建在村内的小广场,延边歌舞团的演员们载歌载舞,长鼓舞、扇子舞轮番上演,台下掌声阵阵,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成立于1946年的延边歌舞团是传承、研究和发中国朝鲜族文化艺术的综合性表演团体。建团77年来,延边歌舞团深深扎根于民间艺术土壤,创作出大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春香传》《阿里郎》《长鼓行》等100多部作品获得国家奖项。

如今,喜爱延边歌舞团的观众不止当地百姓,还有短视频平台直播间里遍布天南海北的观众们。2022年起,延边歌舞团将舞台拓展到线上,从传统民谣到非遗歌曲,他们以专业表演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艺术爱好者。“我们希望能跨越时空地域,把美好的艺术带到更多人身边。”延边歌舞团副团长罗松花说。

## 去生活中找答案,用舞蹈凝练时代神韵

练舞房里音乐响起,年轻演员们穿着宽松的中老年服装,跟着节奏起舞。“很好,动作表情都很到位。咱们再来一遍,调整呼吸,表情再自然些。”舞蹈编导卢京丽反复斟酌,力求呈现最佳的舞台效果。

演员们正在排练的作品是《心花路放》,讲述的是一群老年人游历祖国大好河山的故事。“之前我们的表演,以经典舞蹈剧目居多,通过大场景的群舞,展现民族舞蹈的魅力。”中



▲延边歌舞团演员进社区公益演出。



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延边歌舞团副团长咸顺女表示,近年来,延边歌舞团在传承传统剧目的同时,更加有意识地贴近现实、贴近时代,注重寻找观众的共情点。《心花路放》便是这样创作出来的。“这些年,延边成为热门旅游地,我们就想到以旅游为主题,通过舞蹈展现当代老年人的幸福生活。”卢京丽说。

让年轻演员扮演老人,舞蹈动作的专业性不难达标,体态和神韵却总感觉差了一些。艺术源于生活,大家决定去生活中找答案。

延边州有着“歌舞之乡”的美誉,在公园、在广场,时常能见到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的人们。咸顺女带着演员们走进公园,观察一群热爱跳舞的老年人:“他们是在享受舞蹈,享受艺术带来的快乐,我们深受触动。”听到旋律,演员们不自觉地跟着跳了起来。见状,爷爷奶奶们跳得更加起劲,场面十分热闹。

采风结束后,大家将观察到的动作神态融入表演,不仅追求形似,更力求神似,年轻演员表演时的“韵味”有了明显提升。

## “传帮带”是持续涌现优秀演员、创作精品剧目的秘诀

“老师好!”延边歌舞团的演员们见到咸顺女,最爱叫一声“老师”。

“团内大部分成员毕业于延边艺术学校,我是歌舞团的成员,也担任着延边艺术学校和延边大学艺术学院的老师。”据咸顺女介绍,延边歌舞团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和当地院校长期深度合作,与延边艺术学校联合设立歌舞团定向班,歌舞团的成员们担任定向班的任课老师。

延边歌舞团创编室舞蹈编导、一级编导金荣华,是第一届定向班的学生,也曾担任过歌舞团定向班的班主任。“从学生到演员再到编导,一直在延边歌舞团这块园地上成长。”金荣华回忆。从入校之初便能接触到最专业的朝鲜族舞者,她感到,优势教育资源对于舞蹈演员的成长起着关键作用。

作为走过70多年岁月的艺术团,“传帮带”是延边歌舞团持续涌现优秀演员、创作精品剧目的秘诀。

团里的年轻人练习遇到瓶颈时,总有热心的前辈耐心指导、答疑解惑。除了学校和歌舞团的培养,团里还为年轻演员提供外出交流学习的机会,让创作和表演始终贴近时代。

在咸顺女看来,更重要的是将创作文艺精品追求传承下去。

2016年,舞剧《阿里郎》上演,该剧讲述了一名女舞蹈家热爱事业的一生。时年50多岁的咸顺女出演老年时期的舞蹈家。舞蹈似柳枝拂水,优雅潇洒,咸顺女以多年来积累的舞蹈功底和舞台经验,为角色注入生命力。“朝鲜族舞蹈讲究韵味,迈一小步、敲一

下鼓、举手投足尽显演员对舞蹈的理解。长鼓舞很耗体力,老师50多岁了还能全情投入,源于她对舞蹈的热爱。”青年舞蹈演员赵勇很受触动,也感受到榜样的力量。在他的回忆里,像这样的场景还有很多。

## 线上直播既传播舞蹈魅力,又考验演员能力

夜已深,延边歌舞团的练舞房里灯火通明。与白天集体排练的热闹不同,此刻,房间里只有李瑞鹏一个人伴着节奏,拿着扇子起舞。95后演员李瑞鹏并不孤单,镜子前架着手机,直播间里天南海北的观众正共同欣赏着他的舞蹈。

跳完一曲扇子舞,李瑞鹏走向手机,向观众介绍舞蹈的特点和背后的故事。“朝鲜族舞蹈经常会使用道具,扇子、长鼓等,讲究用气息韵律带动舞蹈,把内在的情绪带到五指、四肢。”李瑞鹏擦了把汗,耐心讲述。

对待直播,李瑞鹏同在舞台上一样专注。每次直播,他都会精心规划要在直播间表演的舞蹈,一跳就是两三个小时,总是超过预期的直播时长。而在直播前,还有正常的早训和排练,他同样没有丝毫马虎。“直播是一个新的展示平台,既可以传播舞蹈的魅力,也可以当做练功,增强演员的个人能力。”李瑞鹏说。

线下演出搬到“云上”舞台,从大舞台走向小屏幕,既是新机遇,也是新挑战。

“朝鲜族舞蹈以群舞居多,突出大场面。”李瑞鹏坦言,在刚开始直播时,受限于场地等因素,独舞成为主要表演形式,给自己带来新的挑战。“在舞台上哪怕面对成千上万观众,依然泰然自若,但在空荡的练舞房,面对镜头会变得紧张。”

同样感触深刻的还有延边歌舞团声乐部部长、一级演员黄梅花。作为团里的“台柱子”之一,她也会在排练演出之余,进直播间给网络上的观众唱唱歌。

“刚直播时,身边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认为在直播间演出会拉低艺术品位。”坚持几场直播后,看到直播间里的即时互动和反馈,黄梅花内心的顾虑逐渐消除:“网络空间也需要专业的艺术表演,通过我们的演出让更多观众接触艺术、了解艺术,我觉得很值得。”

努力总有回报。直播几个月下来,李瑞鹏成为团里直播时间最长、最投入的演员,长时间的“加练”,他的表现力、动作张力以及爆发力,都有明显进步。直播间里的独舞,给了他充足的展示空间。团里排《心花路放》时,他被选为主角之一。

“走出去,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罗松花表示,延边歌舞团的演出主要在本地,直播成为向外开拓的新路。“在不影响正常排练演出的情况下,我们积极用好线上平台,消除演员与观众间的时空界限,让更多人看到延边歌舞团。”罗松花说,从去年6月开始直播以来,单场直播观众最高达到了100万人次。

延边歌舞团从延边走向更远的地方,这支“金达莱”盛开在祖国艺术的百花园里。

本文图片均为延边歌舞团提供  
版式设计:赵德汝

## “船里头装的都是歌”

鲁源

陕北民歌《黄河船夫》讲述了黄河岸边石头峪村里一个动人的故事。当地人大多以扳船为生,船夫春生和根旺两人是一对生死与共的兄弟,也是唱民歌闹社火的好把式。他们及他们后辈的人生,是折射时代变化的镜子。舞台上,当气势磅礴的陕北画卷展开,当粗犷豪迈的船工号子响起,大河里漂来一只船,观众心灵感受到震撼。

编剧康世进以独特的视角展开了与时代的对话,他借陕北民歌“黄河船夫曲”来发掘和表现船工生活,把船公精神转化为积极昂扬的奋斗精神。这部剧对船公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进行了深入探寻和艺术再现。石头峪村人的生存环境与奔腾的黄河息息相关,黄河不仅是作品的叙述视角,黄河沿岸的传奇和传说,也使这部民歌剧充满艺术张力。《黄河船夫》场面热烈奔放,节奏欢快跳跃。“黄河我的那个家,没有黄河我就活不下”,在剧中反复出现的伴唱,抒发了感人至深的黄河情怀。

黄河文化和黄土文化是陕北高原的底色,剧中的布景道具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转台上



的锣鼓、碾台、剪纸、纺线和织布,船夫手里拿的船桨,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烟袋、酒葫芦、麻绳捆、救生圈等揭示了船公的生存境况,粗擀面杖、棒槌、洗衣盆和小板凳等都是

黄河沿岸居民某一时期日常生活的原生态呈现。舞台上也呈现了今天的美丽乡村场景,如引导员骑着平衡车或驾驶着观光车和电瓶车,村里的青年检修返乡时手持着自拍杆,等等。

剧作中的服装颜色绚丽,彰显当代生活的丰富多彩。

《黄河船夫》的音乐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观众能听到冼星海、李焕之等前辈作曲家创作的经典旋律。《五哥放羊》《春节序曲》《黄河颂》等经典作品成为陕北音乐创作的代表。《黄河船夫》对这些经典进行传承和传播,同时加入了新的时代元素。黄河流经九省地域,除了陕北的曲调和信天游,还有塞外西口的乡谣、童谣和河谣等。

《黄河船夫》着力塑造陕北音乐艺术形象,表现和展示了黄河岸边人的生命激情和生存状态,审视历史,剖析现实,观照未来。剧情结尾给人留下很大的思考空间,对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冲击。

“石头峪上石头多,石头底下是黄河。大河里漂来一只船,船里头装的都是歌”。船公的历史就是一部黄河历史的侧影,相信《黄河船夫》的艺术魅力能获得更多认可。

图为民歌剧《黄河船夫》剧照。  
鲁源供图

每个人听同一首歌的感受不尽相同,同一首歌听两次,感受往往也会不同。作为音乐创作者,我们需要尊重所有听者对音乐的想象力。若将音乐比作水,那么听者便可比作容器,水流进不同容器,便会呈现不同形状。这正是音乐的魅力所在。

音乐有着语言属性,旋律的高低、强弱、快慢,如语言的语气部分。面对一门听不懂的语言时,我们仍可以通过感受表达者的语气,综合时空场景等因素,大致推断出说话者的情绪。从这个角度看,歌词是表达内容,相对具象;旋律、伴奏、演唱等则是表达方式,相对抽象。作曲家的工作,就是通过旋律呈现一种最恰当的“说话风格”。一首好歌能观照到人们的普遍情感体验,引发共鸣共情。

2019年,我接到邀请,同词作家朱海一起为当年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之亚洲文化嘉年华创作主题曲。创作之初便明确了简约风格。简单的律动,既可恢弘,也可从容。这首取名《我们的亚细亚》的歌曲,当时许多参加排练的人都表示“太好听了,一听就会”。这首歌在“鸟巢”引发了万人齐唱。《我们的亚细亚》被定为杭州第19届亚运会、杭州第4届亚残运会开幕式运动员代表团入场音乐时,我又进行了“二次创作”,在坚持调性不变、节奏不变的情况下,加入中国古筝、伊朗通巴克鼓、印度塔布拉等多种亚洲特色打击乐器、弹拨乐器,新增管弦乐段和女声吟唱乐段。这些元素为这首歌增加了新色彩,又自然融入原有旋律。

大型体育赛事的音乐创作饱含体育精神,体现在曲风上,它既可以是柔和舒缓的,也可以是强劲动感的,最终指向一种情感、一种情怀。作为杭州亚残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我承担了开幕式仪式音乐创作以及文艺演出《心相约》《勇向前》《梦闪耀》3个表演段落中的音乐创作。《心相约》的音乐着重表现理想和向往,其中的女声吟唱,表达的是人类共通的爱、信心与意志。《勇向前》的音乐着重表现力量与速度,以快速涌动的韵律,表达自强不息拼搏成就的生命质感。《梦闪耀》的音乐表现万众一心的支持,我们专门邀请听障儿童演唱,孩子们烂漫的真情和纯净如天籁的歌声,感人至深。我希望通过音乐创作,让每位听者都能感受到温暖善良的关爱,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相互给予的美好,最终形成我们共有的情感体验和文化记忆。

爱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这种爱,一直滋养着我的生活和创作。为大型纪录片《航拍中国》创作主题音乐时,我将自己对故土家园的感情深深融入其中。与航拍相匹配的旋律要有飘逸感,所以我设计了一个高扬的女声,让整体音乐风格辽阔高远。这段只有一个“啊”字的144秒女声吟唱配乐,有抑扬顿挫,有故事叙述,更有情感灌注,为大美中国扩充听觉的空间感和层次感。《千年之约》《再一次出发》《和祖国在一起》《面朝东方》……回顾自己创作的不少主旋律歌曲,最根本的一条创作经验是倾情投入。我坚信,注入情感,旋律才会变得有分量,创作者的真谛不会被辜负。

人文情怀是根本驱动,技术储备则是基础条件。技术娴熟为创作带来更多可能。这需要长时间的艺术积累、自我修炼。创作不一定是从0到1的飞跃,但一定是驰而不息的攀登。比如,创作歌曲《天之大》时,我构思了一个星期,下笔只用了20分钟,而从下笔开始后的大半个月,都在进行精细制作。创作歌曲《天山放歌》时,为了找到新疆民族乐器最好的配器方式,我一个一个乐器反复去听,努力找到它们之间的“共鸣点”。

一些年轻的作曲者常问我,怎样保持旺盛的创作活力?我的答案是:我需要灵感,但不依赖灵感,一切创作都来自于努力和勤奋,来自于一切有形无形的积累。音乐这门“语言”,是通过不断模仿学习获得的。我是看着《沙鸥》《小花》《青松岭》等电影成长起来的,里面的影视配乐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创作。让音乐有画面感,也成为我为影视剧配乐时的创作信条。我们的创新始终是在继承古今中外优秀音乐传统的基础上——那是“巨人的肩膀”。

心有所念,笔耕不辍。对我而言,音乐即人生,人生即音乐,我希望我这一生的“曲谱”,每一页都是尽全力认真谱写。

(作者为杭州亚残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本报记者王瑞采访整理)

艺坛